

“美育沁润”视域下高校剪纸课程思政的创新实践策略研究

陈涛

重庆邮电大学传媒艺术学院, 重庆, 中国

【摘要】本文聚焦于“美育沁润”视域下高校剪纸课程思政的创新实践与策略研究。通过深入剖析美育在高校教育中的重要意义,以及剪纸课程作为传统艺术形式在思政教育中的独特价值,探讨如何将美育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于剪纸课程之中。旨在为高校剪纸课程思政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推动高校美育与思政教育协同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关键词】美育沁润; 课程思政; 剪纸课程; 策略

【基金项目】重庆邮电大学课程思政建设项目“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编号: XKCSZ2336); 重庆邮电大学校级教学研究项目“美育视角下高校非遗剪纸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编号: XJG23269)

1. 引言

2020年,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强调了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引导学生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脉的要求[1]。2023年12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通知》,在政策引导、机制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全面部署,有力推动了学校美育的系统化与高效化,从而引领我国美育工作迈向崭新的发展阶段[2]。以美立德、以美启智、以美健体、以美促劳,这是当代学校审美教育中人们对审美具有的功能与价值理性判断基础上的表达,所反映的是在认识论上人们日益发现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中,美育具有育德、启智、健体、促劳的普遍意义[3]。美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创造力和人文素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新时代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高校教育不仅要注重知识传授与技能培养,更要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将思想政治教育和审美素养系统融入学校人才培养体系的价值、理念、任务、过程与方法的综合[4],旨在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剪纸作为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并作为美育实施的重要载体,承担着落实美育浸润行动的核心任务[5]。在“美育沁润”的视域下进行教学创新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美育与课程思政的辩证统一

2.1 价值共融性

美育与课程思政二者均以培养“完整的人”为终极目标:美育通过审美体验唤醒人的感性生命力(如艺术创作中的自我表达)通过审美实践培养情感认同,课程思政通过价值引导塑造理性判断力(如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构建价值理性,本质上审美教育与价值引领的双向互动,更是马克思主义美育观与新时代思政教育理论的创新性融合。在实践路径上存在互补性,体现了“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教育规律,二者共同服务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2 方法互补性

美育注重情感浸润与形象化表达并以,课程思政强调理论阐释与价值引导。二者形成“情感共鸣+理性认知”的育人合力,符合“情感认同—理性自觉—行为践行”的价值内化规律。例如在剪纸教学中,通过分析非遗剪纸的艺术表现形式,引导学生理解其中蕴含的民族精神,使思政教育从概念说教转化为具象化的审美体验。

2.3 实践协同性

二者在教学实践中可构建“三位一体”实施路径:在课程设计层面,通过系统化整合美育资源与思政元素,建立跨学科知识图谱与案例库;在课堂教学层面,采用艺术化教学策略创新思政话语体系,如运用数字媒体技术构建沉浸式教学场景,创新课呈现方式;在评价体系层面,构建包含审美感知力、艺术表现力与价值判断力的双维评价指标体系。

2.4 发展互动性

美育与课程思政的互动关系呈现为“载体建构—价值赋权”的双向赋能机制,具体而言,美育以其特有的具象化表达构建文化传播载体,将课程思政中的抽象理论转化为可感知的审美符号系统;课程思政则以马克思主义审美意识形态为指引,为美育实践注入价值坐标,使剪纸创作超越形式层面升华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象化表达。二者通过审美场域与思政元素的有机耦合,形成具有张力平衡特征的协同育人范式。

3. 剪纸课程作为美育与课程思政融合的最佳载体

3.1 从美育维度分析,具备审美能力培养和创造力激发

高校剪纸课程中,“审美能力是成功从事审美活动所必需的心理特征,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是提高学生审美素养的关键,也是美育诸多任务的关键环节。审美能力是以情感——感受与表现为核心和中介的能力结构,无论是从其作用方式还是从其基本价值来说,情感的体验与表现都居于审美能力结构的中心地位。”[6]在剪纸艺术独特的构图方式,如对称性构图,它赋予作品一种平衡、和谐之美,让学生在欣赏与创作过程中,深刻体会到对称所带来的秩序感。而阴阳剪刻手法,则通过线条的疏密、虚实对比,构建出丰富的层次与节奏,进一步深化学生对形式美感的认知。例如,在传统的团花剪纸中,常常运用对称性构图,以中心为轴,四周图案呈对称分布,学生在分析这类作品时,能直观感受到对称美所营造的庄重与稳定。在色彩方面,单色剪纸以简洁纯粹的色彩表达情感,像红色剪纸在喜庆场合的运用,传达出热烈欢快的氛围;套色剪纸则通过多种色彩的巧妙搭配,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例如在一些表现民俗节庆的套色剪纸作品中,鲜明对比的色彩组合,让学生领略到色彩对比所产生的独特魅力。此外,纸张不同的肌理效果,如宣纸的细腻、卡纸的挺括,在剪纸创作中也为作品增添了别样的质感,学生通过触摸、观察与实践,能够系统地培养起对形式美感的敏锐感知能力,这种对形式元素的多元组合认知训练,是提升审美能力的重要途径。

人类在“审美”境遇中不断地去追求“新颖”和“有利”的事物[7],因此创造的原始动机产生。剪纸艺术为学生创造力的激发提供了广阔空间。从纹样设计开始,学生需要

发挥想象力,创造出独特的图案。传统的剪纸纹样如“祥云纹”“福字纹”“盘长纹”等,为学生提供了灵感源泉,课程中鼓励学生突破传统,结合现代元素进行创新设计。在空间分割上,剪纸要求创作者在二维平面上实现三维想象,将不同的图案元素合理安排在有限的平面空间内,构建出具有立体感和空间感的作品。在剪纸创作中,学生通过对各种元素的组合与排列,将原本分散的图形元素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实现从无到有的创造过程,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创造力。例如,学生在创作一幅以校园生活为主题的剪纸作品时,需要将教学楼、操场、学生等元素进行巧妙的空间分割与组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断尝试新的排列方式和表现手法,从而实现创造性的表达。

3.2 从课程思政维度分析,具备文化符号解码和历史记忆激活

剪纸纹样作为丰富的文化符号,蕴含着深厚的价值观内涵。以“石榴多子”纹样为例,石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多子多福,这一纹样通过剪纸艺术代代相传,成为家族繁衍、幸福美满等美好愿景的象征。而“莲花”纹样,则利用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特性,隐喻为官清廉、品德高洁的价值观。根据皮尔斯的“符号三元构成说”,符号是由符号对象、再现体、解释项构成,具有开放与动态循环逻辑的三元关系[8]。在剪纸纹样中,纹样本身是符号对象,其所象征的文化意义和价值观是再现体,而学生通过学习和理解对纹样所做出的解读则是解释项。在课程教学中,引导学生对这些剪纸纹样进行深入分析,解读其背后的文化基因,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 and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增强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红色剪纸在高校剪纸课程思政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它能够激活历史记忆,强化集体记忆。例如延安鲁艺(1938-1945)创作的《大生产运动》(图1-4)[9]红色剪纸作品,通过生动的视觉叙事,展现了大生产运动的场景,将那段艰苦卓绝但充满奋斗精神的革命历史直观地呈现在学生眼前。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1950年提出集体记忆理论,他认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10]。”在课堂上,教师通过对红色剪纸作品的讲解,引导学生了解作品创作

的历史背景、所反映的历史事件以及背后的精神内涵，让学生仿佛穿越时空，亲身感受革命先辈们的奋斗历程。这种对革命历史的视觉再现，能够让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革命精神，增强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同时也将红色基因融入学生的集体记忆中，使其在新时代继续传承和发扬革命精神。



图 1.运肥，古元



图 2.民兵，古元



图 3.纺纱，古元



图 4.织布、力群、石桂英

4.“美育沁润”视域下高校剪纸课程思政面临的困境

4.1 理论困境：美育与课程思政的融合逻辑尚未厘清

4.1.1 价值定位模糊

部分高校将剪纸课程简化为技艺传授，忽视其文化解码与价值传递功能，导致美育与课程思政呈现“两张皮”现象。从教育哲学视角看，美育的“无功利性”与课程思政的“价值导向性”在理论层面存在张力，尚未构建有效的辩证统一框架。

4.1.2 评价体系缺失

现有评价体系过度聚焦技艺水平（如雕刻精度、构图美感），缺乏对文化理解与价值内化的量化评估工具。美育的“感性体验”

与课程思政的“理性认知”在评价维度上难以兼容，尚未形成科学的综合评价模型。

4.2 实践困境：教学实施中的多重挑战

4.2.1 师资能力不足

任课教师普遍缺乏有效灵活的思政教学融入的方法，难以深度挖掘剪纸纹样的文化寓意与思政映射，此外，教师对剪纸技艺与艺术语言不够熟悉，导致课程设计流于形式化与表面化。

4.2.2 教学内容碎片化

剪纸教学缺乏系统性，多停留在单点解读，常以单个图案或主题（如“福”字、生肖）为例，缺乏对图案之间关联性的探讨。在技法传授、案例讲解以及历史背景三个关键点，未能构建完整的教学体系。红色主题创作（如“延安精神”）与当代价值表达（如“工匠精神”）脱节，缺乏历史与现实的有机衔接。

4.2.3 学生参与度低

部分学生将剪纸课程的认知仅停留在简单的手工层面，视为“手工课”。认为剪纸只是一种民间技艺，没有认识到其背后丰富的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以及在美育中的重要作用，不了解剪纸可以培养创造力、想象力和审美能力等，从而缺乏参与的动力。

4.3 技术困境：数字化赋能不足

4.3.1 教学资源匮乏

剪纸纹样数据库建设滞后，缺乏系统的文化基因图谱与思政元素标注。数字化教学工具（如AR纹样识别、VR历史场景复原）应用不足，难以实现沉浸式学习体验。

4.3.2 评价手段单一

现有评价仍以作品展示与教师主观评价为主，缺乏基于大数据的学习行为分析，难以全面反映学生的文化理解与价值内化水平。

4.4 机制困境：协同育人体系尚未健全

4.4.1 跨学科协作不足

艺术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协同机制缺失，导致课程内容的深度与广度受限。校内外资源整合不力，非遗传承人、思政专家与艺术教师未能形成育人合力。

4.4.2 政策支持有限

高校剪纸课程作为公共艺术选修课程，缺乏长期发展规划与资源投入。美育与课程思政融合的激励机制不完善，教师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不高。

5.“美育沁润”视域下高校剪纸课程思政改革策略

5.1 理论困境的应对策略

5.1.1 明确价值定位，构建融合框架

高校应重新审视剪纸课程的价值，将其定位为文化传承、审美培养与思政教育的综合载体。深入研究美育的“无功利性”与课程思政的“价值导向性”之间的关系，借鉴国内外相关理论成果，构建二者辩证统一的理论框架。例如，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出发，阐释美育与思政教育在促进学生全面成长中的互补作用。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要明确每一个教学环节所承载的美育与思政教育目标，避免出现“两张皮”现象。通过对剪纸作品的分析与创作指导，引导学生在感受艺术美的同时，领悟其中蕴含的价值观念，实现审美体验与价值引导的有机融合。

5.1.2 完善评价体系，兼容感性与理性维度

建立一套全面的评价体系，兼顾剪纸技艺水平、文化理解与价值内化等多个方面。在技艺评价上，除了传统的剪刻精度、构图美感等指标外，增加对创新能力的评价，鼓励学生在传统技艺基础上进行创新。对于文化理解与价值内化的评价，设计量化评估工具，例如通过学生对剪纸纹样文化内涵的阐述、创作作品中思政元素的体现等方面进行打分。针对美育的“感性体验”与课程思政的“理性认知”，构建科学的综合评价模型，可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将学生的课堂表现、作品分析、心得体会等纳入评价范围，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在美育与思政教育融合过程中的学习效果。

5.2 实践困境的应对策略

5.2.1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综合素质

为授课教师提供思政教育理论培训课程，邀请思政教育专家举办讲座与指导，帮助艺术教师深入理解思政教育的内涵与方法，使其在课程设计中能够结合剪纸艺术进行有效的思政教育，避免课程流于形式。此外，鼓励艺术教师与思政教师组成教学团队，共同备课、授课，实现优势互补，提升教学质量。

5.2.2 优化教学内容，构建系统的知识体系

在剪纸纹样教学方面，打破单点解读的局限，构建完整的文化符号体系。从基础纹样入手，逐步深入讲解不同纹样的起源、发展、文化寓意以及相互之间的联系，例如以

“吉祥纹样”为主题，将“福”“禄”“寿”“喜”等纹样串联起来，形成一个系统的知识脉络。对于红色主题创作，加强与当代价值表达的衔接，引导学生思考红色历史对当代社会的启示，可从“延安鲁艺”创作精神中提炼出对当代创新精神、工匠精神的借鉴意义，通过案例分析、主题讨论等方式，让学生深刻理解历史与现实的有机联系，使剪纸课程的教学内容既具有历史底蕴又富有时代活力。

5.2.3 创新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参与度

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运用项目式学习法，设计具有挑战性的剪纸创作项目，让学生以小组形式完成从选题、调研、设计到创作的全过程。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引导学生深入挖掘校园文化中的思政元素，通过剪纸作品进行表达，既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与创新能力，又增强了学生对文化内涵与思政价值的理解。

5.3 技术困境的应对策略

5.3.1 丰富教学资源，推进数字化教学工具应用

加快剪纸纹样数据库建设，组织专业团队对剪纸纹样进行系统整理，建立文化基因图谱，并对其中的思政元素进行详细标注，为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提供丰富的资源支持。同时，加大数字化教学工具的应用力度，开发AR纹样识别软件，让学生通过手机等设备扫描剪纸纹样，即可获取纹样的详细信息、文化内涵以及相关的思政解读；利用VR技术复原剪纸艺术的历史场景，如延安鲁艺的创作环境，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红色剪纸的创作背景与历史意义，实现沉浸式学习体验，提升教学效果。

5.3.2 创新评价手段，引入大数据分析

改变单一的作品展示与教师主观评价方式，引入大数据分析技术。通过在线学习平台记录学生的学习行为数据，如学习时间、参与讨论次数、作业完成情况等，分析学生的学习兴趣点与学习难点，为教师调整教学策略提供依据。同时，开发量化评估的软件，对学生的剪纸作品进行分析，评估作品中思政元素的运用是否恰当、深入，从而更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为教学改进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持。

5.4 机制困境的应对策略

5.4.1 建立跨学科协作机制，拓展课程内

容的深度与广度

成立由艺术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教师组成的剪纸课程教学团队，定期开展跨学科研讨活动，共同挖掘剪纸艺术中的文化内涵与思政元素，从不同学科视角丰富课程内容。例如，历史学教师可以讲解剪纸艺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及其与社会历史背景的关系；社会学教师可以分析剪纸艺术在当代社会中的文化功能与价值传播。通过跨学科协作，打破学科壁垒，使剪纸课程的内容更具深度与广度，为学生提供多元的学习视角。

5.4.2 整合校内外资源，形成协同育人合力

加强校内外资源整合，邀请非遗传承人走进校园，举办讲座、工作坊，传授剪纸技艺与传统文化知识，让学生近距离感受民间艺术的魅力。同时，与校外思政教育基地、文化机构等建立合作关系，组织学生开展实践活动，如参观红色剪纸展览、参与社区文化服务等，将校内学习与校外实践相结合。此外，定期邀请思政专家对剪纸课程的思政教学进行指导，共同探讨如何将思政教育更好地融入剪纸课程教学中，形成校内外协同育人的良好局面。

6. 结论

高校公共艺术剪纸课程作为美育与课程思政融合的重要载体，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与教育功能。通过“美育沁润”视域下的创新实践，剪纸课程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与创造力，还能通过文化符号解码与历史记忆激活，实现价值观的潜移默化传递。通过上述策略的实施，高校剪纸课程有望成为美育与课程思政深度融合的典范，不仅能够传

承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家国情怀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t20200603_462437.html, 2020-06-01.
- [2] 胡泊,冯兰.美育浸润与学科教学关系的建构[J].人民教育, 2024, (24): 45-48.
- [3] 耿婕.大学生审美素质提升的思考[J].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3, 43(27): 8-12.
- [4] 郭柏林,史国华,杨连生.结构化理论视阈下“课程思政”课堂结构的生成逻辑、现实困囿与实践路径——基于12所一流大学的考察[J].高教探索, 2024(2): 45-55.
- [5] 杨鸿砚.美育浸润行动下高校公共艺术课程混合式教学的困境与优化[J].西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25, (02): 54-59.DOI: 10.20012/j.cnki.ISSN1008-8539.2025.02.008.
- [6] 杜卫.美育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4, 172.
- [7] 张岩,郭宇刚,罗旭.人智协同创造力回溯AIGC科学与审美的思维共创[J].中国电化教育, 2025, (03): 86-93.
- [8] 张剑.索绪尔还是皮尔斯:产品修辞符号结构的选择[J].装饰, 2022, 354(10): 98-102.
- [9] 王树村.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史话[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7.8, 2-3.
- [10] 陈振华.集体记忆研究的传播学取向[J].国际新闻界, 2016(4).